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心史叢刊

孟森著

二集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心史叢刊
二

心史叢刊二集

目次

西樓記傳奇考

王紫稼考

橫波夫人考

孔四貞事考

金聖歎考 附羅隱秀才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心史叢刊二集

西樓記傳奇考

近人考小說者甚多。西樓記一書。尙未見有詳明之考證。偶讀俞曲園集。其考西樓記者兩則。殊未能得穆素暉蹤蹟。因檢各書稍稍鉤貫。似略有端倪。綴輯如下。曲園集小浮梅閒話。歷談各小說。又及西樓記。余曰。袁子才隨園詩話。龔端毅公定山集。有觀袁亮公水部演西樓傳奇一首。所云虞叔夜者。卽亮公之託名。蓋康熙初年事也。王子堅先生曾親見亮公。短身赤鼻。長於詞曲。莫素輝亦中人之姿。面微麻。貌不美。而性耽筆墨。故兩人交好。爲趙某所忌。故假趙伯將以刺之。又紀文達公。如是我聞云。西樓記稱穆素暉。豔若神仙。吳林塘言其祖及兄之。短小而豐肌。一尋常女子耳。以袁紀兩公所言徵之。則穆素暉。果實有其人也。

又茶香室三鈔。記袁于令西樓云。國朝顧丹五筆記云。袁篤庵于令。居因巢巷。以妓女穆素微一事。褫革衣衿。順治乙酉。蘇郡紳士投誠者。覓袁作表齋呈。以京官

議敘荊州太守。十年不調。監司謂之曰。聞公署中有三聲。弈棋聲。唱曲聲。骰子聲。袁答曰。聞明公署中亦有三聲。天平聲。算盤聲。板子聲。監司大怒。揭參落職。其著西樓記。譏吳江沈同和趙鳴鳳也。因素徽從同和。鳴鳳爲之撮合。故銜之。西樓在四通橋。穆妓所居也。沈亦作望湖亭傳奇。嘲袁麻子。今金鎖記。長生樂。玉麟符。瑞玉等傳奇。皆袁所作。（按小浮梅閒話略及西樓記。今又記此。然於穆素徽一事。仍未得其詳也。）

以上二則皆曲園原文。所據各書。不免皆有傳聞之誤。穆素徽爲傳奇中之假名。泥定其有此人。宜乎不得其詳。龔芝麓觀演西樓傳奇詩。作於順治二年乙酉冬。觀劇已在順治初。其與沈同和爲愛戀之敵。實在明天啓初。不得謂爲康熙初年事。王子堅先生。必係子才所及見。其人能見袁亮公。理或有之。袁歿於康熙十三年甲寅。詳後所引三岡識略。時年七十餘。王子堅能於雍乾間。以所見告子才。則當康熙十年左右。必尙幼稚。而穆素徽與袁交好。必爲袁少年事。安得并由王子

堅親見之。至紀曉嵐述吳林塘祖之言。但稱穆素微。未能舉其真名。恐亦無稽之語。

至顧丹五筆記所載事實。當必不謬。但謂袁爲荊州太守。十年不調。則亦微誤。袁任郡守。斷無十年之久。順治四年。袁當以工部官監督臨清關。其守荊州被劾。則在順治十年。至多不過五六年之久。不得云十年不調。說詳下。

陶煦周莊志流寓。明沈同和。字志學。吳江人。美丰姿。善詞賦。獨不長於制藝。萬曆乙卯舉於鄉。乃其親趙鳴陽之文。丙辰會試。僅成一藝。餘亦鳴陽代作。同和中會元。鳴陽第六。京師譁然。事遂上聞。有救者言其能詩。卽命殿前賦梅花詩。一百首。頃刻而成。上意欲赦之。或曰。國家以八股取士。未嘗用詩。仍令覆試。以士憎茲多口。命題竟日。不能成篇。遂與鳴陽同黜。罪以流。時有丙辰會錄。斷么絕六之謔。後遇赦歸。隱居鎮中。復營別業於鎮西之張家濱。與潯陽潯陶唐謙善。朝夕往來。相隔一溪。故有詩云。昨夜燈前曾有約。今朝移艇渡溪來。妓穆素微者。四方名士。爭

欲得之。同和。匿之。張家濱。有不歡於同和者。製爲西樓記傳奇。所稱池三公子。卽指同和也。西樓遺址。嘉慶初年尙存。素徽卽葬於此。

據此則池三公子。確爲沈同和。趙伯將。確爲撮合之趙鳴鳳。與顧丹五筆記之說。頗可印證。惟池三公子所納妓。仍名穆素徽。是從傳奇本所云。尙未究其眞姓名也。以穆妓之通文墨。宜見諸家稱引。今檢列朝詩閨集。青樓小名錄諸書。俱無穆素徽其人。而名妓能文。卒歸沈同和者。實爲周綺生。當知穆素暉乃周綺生之化名矣。

錢謙益列朝詩閨集。周文。字綺生。嘉興人也。體貌閑雅。不事鉛粉。舉止言論。儼如士人。携李縉紳好文墨者。每召綺生卽席分韻。以爲風流勝事。綺生微詞多所譏評。有押池韻用習家池者。綺生笑曰。無乃太遠乎。諸公皆拂衣而起。綺生嘗有詩曰。掃眉才子多相忌。未敢人前說校書。蓋自傷也。新安王太古。詞場老宿。見綺生詩。擊節曰。薛洪度。劉采春。今再見矣。李本寧流寓廣陵。與陸無從顧所建結淮南

社。太古攜綺生詩。詫諸公曰。吾能致綺生入淮南。以張吾軍。諸公大喜。相與買舟具裝。各賦四絕句。以祖其行。太古比及吳門。松陵一元氏者。已負之而趨矣。綺生既辱身養卒。敝衣毀容。重自摧廢。晨夕炷香於佛前。祈死。不復爲詩。時作小詞。寓意一元氏以五七言回環讀之。迄不能句。綺生乃開顏一笑也。無何。悒鬱而死。嘗有句云。侍兒不解春愁。報道杏花零落。聞者感傷之。

牧齋名沈同和。爲松陵一元氏。松陵爲吳江縣古名。一元氏當以其曾得會元而除名。因以牛嘲之。證之竹垞所云。固無疑義。李本寧名維楨。其罷官在天啓初。四年再出。六年卒。然則結淮南詩社。必在天啓四年以前。綺生之歸沈。亦必於其時。袁籜庵亦吳下舊家子。當康熙十三年爲七十餘歲。則天啓初正二十左右之年。其與沈爲戀敵。必卽在此日。牧齋摧抑同和。必別有故。說詳下。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周文字綺生。嘉興妓。綺生善小詩。沈純父林居。端午召客。呼之侑酒。不至。次日始來。問其故。曰。昨偶席上賦詩未就耳。純父曰。爾能詩。試卽景。

以五月六日爲題。綺生朗吟云。酒賸蒲觴冷。門懸艾虎新。座客咸擊節。由是詩名大起。縉紳若高元期。李君實。皆與酬和。綺生嘗有句云。掃眉才子多相忌。未敢人前說校書。蓋自傷也。錢氏列朝詩集。謂爲松陵一元氏負之而趨。悒鬱而死。所云一元氏者。除名會元沈同和志學也。予於乙酉冬猶及見之。酒間談論。援今證古。娓娓不休。亦未至以五七言讀詞。回環迄不能句。第於帖括則全不解耳。詠懷云。幾點愁人淚。不許秋風吹。吹到長江裏。江流無盡期。（按綺生詩別見下。微有異同。）

據竹垞說松陵一元氏確卽沈同和。竹垞於乙酉冬見其人。是年爲順治二年。是冬卽袁于令京邸演西樓記。具見龔芝麓曹秋岳諸家詩者也。牧齋集中不見袁于令之名。知亦非所厚。矐然力貶沈同和。陰袒于令。至爲造作蜚語。儕同和於籛條賊施之倫。此必有所爲而然。吳江沈氏本望族。同和大有資力。故能博名妓之歡。奪他人之愛。趙鳴陽亦一時名下。於明末黨局。皆所羅致。恐後之人。大約同和

不肯與侯方陳冒四公子。同爲復社鼓煽聲氣。鳴陽亦矯矯自異。不倚聲氣。觀其後以逆璫票擬俱出鳴陽爲疑。則清流之欲以相誣。固非一朝一夕之故。沈趙相連。故牧齋恣其詆毀歟。

李中馥原李耳。載張青毛鳳翥。余長男岳也。入陽曲庠有名。潘侍御延江南趙公鳴陽至晉。爲子弟師。青毛亦從受業。將三載。趙公南旋。爲仇者所陷。言逆璫魏忠賢票擬。俱出鳴陽手。逮至京下獄。青毛奔命叩閭。言某年至晉課徒。某年方去。安能分身禁地也。趙公得白出獄。嘆曰。吾將有以報子矣。偕青毛渡江南遊蘇杭諸勝地。將返。盡以所著舉業及行文科律授之。庚午薦元。吏置第二。趙公子名玉成者。亦中式。北上握手歡甚。言家君見山西試錄。拍案大喜曰。吾言驗矣。

原李耳載有中馥曾孫從龍識語云。舉孝廉不仕。闖賊嘗遣宋獻策脅以仕。婉辭之。賊卒不敢加禍。所交遊皆嚴正。如方崧生。傅青主。張華陽諸先生。率常以節義相高。時亦或以文字互砥礪。據此則中馥爲明季孝廉。趙鳴陽入晉三載。在大啓

間。至以逆璫爲罪。則必在丁卯思宗登極以後。張青毛與鳴陽子玉成同舉庚午。庚午爲崇禎三年。距丙辰鳴陽與同和同捷南宮時。已十五年矣。近人丁寶銓撰傳青主年譜。先生兒子襄。其婦李中馥女。襄二十而夭。婦同日仰藥以殉。年十九。又引山西通志文學錄。中馥甲子舉人。蓋天啓四年也。耳載書名。亦見李略歷中。青主集有敘靈感梓經。爲中馥作。卽年譜所本。

從顧丹五筆記。則西樓記所詆之趙伯將。乃趙鳴鳳。而沈同和鄉會試之捉刀人。則爲趙鳴陽。鳴鳳鳴陽。俱吳江人。或係弟兄。然據焦循花部農談。則云。西樓之趙不將。祇以口筆嫌構其父。父禁于叔夜。不許私妓。在趙固洩私忿。而其言非不謙正。以是而遭雷殛。眞爲枉矣。蓋袁于令與趙鳴陽素隙。心恨之。思得雷殛乃快。西樓之趙不將。卽指鳴陽也。鳴陽人品學問。豈袁所及。故馮猶龍刪改西樓。毅然刪去此折。是也。然則里堂先生固以趙不將爲卽鳴陽。無所謂趙鳴鳳矣。

朱國禎湧幢小品。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園。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污穢若此。

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趙鳴陽中第六名。俱吳江人。事發按問。並罪除名。吳爲水國。遂應其占。亦一阨運也。蘇州人爲之語曰。丙辰會錄。斷之絕六。蓋名次適應其數云。趙最有才情。特以館穀落其度中。余見代筆者數人。皆無他異。所謂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未減。

又曰。自制義盛行。凡大家必延名士爲師友。教子弟。卽聖人復起。亦不可廢。居常譚文課藝。一遇考試。同坐商量。職也。亦情也。勢也。余少年館穀餬口。有某大家邀致甚力。將赴之。先君子獨否。曰。一入其中。卽以文字受役。不可推不可拔矣。固辭之。觸怒。賴有解者。且以明年爲期。乃得免。其年戊子中式。由今追思。先君子其殆聖乎。凡貧士有文章名者。宜於此際深思。趙之覆轍。可鑒亦可憐也。

沈氏爲吳江大族。同和事蹟。未見專傳。其諸沈之曾與西樓有涉者。明詩綜載沈幼玉有女郎綺生卜居江上云。窈窕紅樓隔舊京。重簾瑟瑟擁雕楹。樓前咫尺官橋路。認得蕭郎白馬聲。此詩宛然見西樓光景。首句有隔舊京字樣。當亦從金陵

舊院中來。綺生蓋非始終株守嘉興者。其適同和。乃自南都移住吳江也。靜志居詩話。沈珣字幼玉。吳江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山東道御史。巡按貴州。尋轉福建參政。歷湖廣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山東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有淨華庵藥。先伯祖贈尙書君輿公。爲沈公分校南闈所拔。其後中以婚姻。公之曾祖漢。正德辛巳進士。伯位。隆慶戊辰進士。同懷兄琦。玩從兄瓊。瓊先後皆衣柳汁釋褐。門閥之盛。甲於平江。而子姓繼之。文采風流。代各有集。則尤世祿之家所難矣。晚愛逃禪。所至廨舍。輒事掃除。或笑以爲傳舍何必。乃爾。公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吾未見。故廬非傳舍也。其達觀如是。詩頗圓熟。略與昆弟雁行。按幼玉科分。前於同和十二年。其爲綺生題詩。頗饒風趣。

幼玉題綺生卜居江上詩。據趙慶楨青樓小名錄。所記殊有不同。小名錄綺生事蹟。乃合錢朱所撰兩小傳爲之。而末附幼玉詩。則云周綺生卜居江上詩云。十里紅橋萬株白。蘋紅葉滿青渠。從今管領秋江色。總屬風流女校書。鴉黃初褪晚

妝慵。獨上朱樓盼遠鴻。無賴秋光偏欲暮。惱入花外鯉魚風。此下有注云。按明詩綜載幼玉綺生卜居江上詩一絕。與此不同云云。大約幼玉此題詩本非一首。明詩綜採其一。而小名錄所據之書。則別採其二也。

近人姚光懷舊樓叢錄。西樓記爲袁穉庵所撰。我友吳江陳去病撰五石脂。言吳江沈同和字志學。隱跡白蜆江之潯陽灣。築西樓以居之。以私匿名妓周綺生。故好事者遂爲西樓記傳奇。記中所稱池三爺者。卽指同和。穆素微以比綺生云。此則所指最爲明確。

沈同和以會元除名。恰當清太祖建元天命之歲。野史家曾據此以言災祥。計六奇。明季北略。萬曆四十四年丙辰。清朝建國號大清。太祖武皇帝卽位。建元天命。開科取士。始有會元。而中朝會元沈同和。以弊發除名。洪承疇登進士。是清有元而明無元。承疇後爲清之勳臣。俱大也。按計氏此則。附見於紀異之中。當是傳聞附會。未可盡據。清太祖初建號時。國名後金。並未有大清之號。凡稱後金者。二十

一年。至太宗天聰十年始改國號曰清。各家紀載皆同。王蔣兩東華錄雖無後金之號。然改號爲清。則明在天聰十年。北略本書亦託始於丙辰。開卷第一條卽云。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是爲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此文明明甚確。所記沈同和事。未免矛盾。又丙辰後金改元。自是草草僭號之事。安有所謂開科取士。東華錄天聰八年四月辛巳。初命禮部考取舉人十六名。蔣錄并有注云。此設科取士之始。語必可信。其云清有元而明無元。當是其時一種流行語。謂天命建元之年。會試適無會元耳。計氏因謂清於是年始有會元。亦誤。

綺生以能詩名。今就列朝詩閨集。所採周文詩二十首。錄之以見一斑。游韜光庵與沈千秋分韻作轉徑白雲近。回風清磬殘。霜花欺客眼。江雁怯秋翰。片石泉聲細。千峯日影寒。烟深鳥不語。歸路已漫漫。中秋駕湖夜別。泣別鴛鴦湖。湖流淚不竭。去住無兩心。水天有雙月。吳江夜泊三首。去魄如秋水。清暉未破雲。眼着林影

黑何處照離羣。月明波上白。風送夜聲寒。數點蒹葭露。渾疑淚眼看。愁人幾點淚。
不許秋風吹。吹入吳江裏。江流無盡時。中春道中送別。酒香衣袂許追隨。何事東
風送客悲。溪遂飛花偏細細。津亭垂柳故絲絲。征帆人與行雲遠。失侶心隨落日
遲。滿目流光君自惜。莫教春色共差池。秋日過吳門感舊。香殘帶緩不勝愁。又見
蕭條一片秋。身到故鄉翻是客。心惟明月許同舟。數聲新雁凌江下。幾點寒鴉逐
水流。遮莫平生多少恨。閒吟敲枕更悠悠。秋日汎舟懷友。臨風思永夕。極目感深
秋。月落應同照。溪陰故獨流。鳥啼清露下。雁過薄寒收。衰草猶如岸。空依此夜舟。
夏日和友人見贈。并謝蘭膏名酒。睡起獨憐人。吟詩感歎頻。蠶眠知入夏。溪漲覺
餘春。搔首慚膏沐。停觴憶飲醇。蒹葭餘一水。何處問通津。題徧碧苔牋。吟殘綠水
篇。流霞穿樹出。明月隔溪懸。乍聽聲聲笛。還逢汎汎船。琴心誰共識。山水自相憐。
有懷二首。捲簾何所思。獨立數歸鳥。不恨落日遲。惟憐君去早。醉罷見明月。照我
還照君。如何君不見。只見天邊雲。暮春五首。曾共看花發。無端又落花。春歸君亦

去誰與惜年華。鳥聲泣暮雨。蝶夢繞東風。花落不堪問。春光半已空。坐起愁如織。
空齋但寂寥。不關風雨妬。春色爲誰凋。堪嗟分手日。春色冷湖頭。柳絮空飛盡。長
條轉繫愁。舊愁聊自息。新恨便相催。欲寄愁千織。無由隻雁來。有所思。兩眼斷夕
陽。兩鬢羞明鏡。重門閉不開。唯與愁相競。二十初度。作惡春風二十年。愁眉常到
鏡臺前。去年楊柳爲誰折。今歲梅花黯自憐。

以上爲西樓記中之池三爺趙不將穆素微各種脚色。此外更詳其撰人袁于令。
卽記中之于叔夜。

汪琬堯峯文鈔袁氏六俊小傳。臥雪公袁褒。生子年。萬曆丁丑進士。歷官陝西按
察使。孫堪。萬曆庚子舉人。歷官肇慶府同知。坊。歷官絳州州同。曾孫于令。歷官荆
州知府。按袁氏六俊爲谷虛先生袁志山先生袁陶齋公表謝湖先生袁臥雪公
褒。胥臺先生袁。皆以文行知名。堯峯夫人爲胥臺四世女孫。故撰六俊傳。蓋汪琬
妻爲于令從姪女也。

褚人穫堅瓠續集。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往就正於馮猶龍。馮覽畢置案頭。不測所以而別。時馮方絕糧。家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今夕餽我百金矣。乃戒閤人勿閉門。袁相公餽銀來。必以更餘。逕引至書室可也。家人皆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及至見門尙洞開。問其故。曰。主人方秉燭在書室相待。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詞曲俱佳。尙少一齣。今已爲增入矣。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是記盛行。而錯夢所以尤膾炙人口者也。按前據里堂先生語。則馮自有改本。西樓記既可刪雷殛一折。亦可增錯夢一折。未必受袁氏之賂而爲改之。

于令之勇於作傳奇。在明季啓禎之間。顧丹五筆記。已舉其金鎖記長生樂玉麟符瑞玉等諸名。其瑞玉一種。爲五人墓事。雷琳等漁磯漫鈔。明袁籜庵作瑞玉傳奇。描寫逆璫魏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鷲。及織局太監李實。構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詞曲工妙。甫脫稿。卽授優伶。羣紳約期邀袁。集公所觀唱演。是日諸公畢集。而袁尙未至。優人請曰。劇中李實登場。尙少一引子。乞足之。於是諸公各擬一調。俄而

袁至告以優人所請。袁笑曰：幾忘之。卽索筆書卜算子云：局勢趨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平添一段忙，待織就，迷天網。語不多而句句雙關巧妙。諸公歎服。遂各毀其所作。一驚聞之，持厚幣倩人求袁改易。於是易一驚曰春鋤。

于令以乙酉蘇郡投誠。代紳士作表齋呈。以京官議絀守荊州。已見前引顧丹五筆記。今考于令之得京官。當在投誠以前。其與沈同和爭一妓而革衣衿。自是天啓年事。其製瑞玉傳奇。敢於直揭穢惡。而毛一驚無奈之何。至納賄以祈免。此必在崇禎間逆案既定之後。蘇省投誠。在乙酉六月。而乙酉春于令已在北都。龔鼎孳定山堂集。有乙酉三月十九日述懷詩。下有天慶寺送春。和舒章籜庵爾唯諸子。以下又有過鞏鴻圖都尉故居。過城東感貴諸里第二題。皆注乙酉。則送春乃送乙酉之春也。是時袁在北都。至六月北兵下蘇州。袁賫表迎降。似由北而往。當已爲北人間諜。

定山堂集又有朱遂初謁告得請。和袁亮公韻爲贈。此詩亦在乙酉。其下有題云。

秋夕有懷和遂初。其前爲懷方密之。在密之走粵以後。然則夏秋之間。袁仍在北。是其奉表迎降。或係馳草俾蘇人遞用。其身并未離北。

鼎孳以丙戌六月丁艱。定山堂集有袁亮公水部招飲。演所著西樓傳奇。同秋岳賦。鳳管鸚絃奏合圍。酒場新約醉無歸。可憐薊北紅牙拍。猶唱江南金縷衣。詞客幸隨明月在。清歌夜遏彩雲飛。上林早得琴心賞。粉黛知音世總稀。寒城客思繞更籌。夢裏橫塘阻十洲。一部管簫新解語。六朝人物舊多愁。烏棲往事談何綺。鶯囀當筵滑欲流。落魄信陵心自苦。徵歌莫訝錦纏頭。本詩有寒城字。以下數詩亦有冬寒等意義。此在乙酉以下。又丙戌冬鼎孳已出都。則此必乙酉冬。至此始稱水部。或至此方得京官。前以遊士留京賦。

定山堂又有亮公舒章重九集飲有作。遙和原韻。此爲乙酉秋。又有冬夜同秋岳舒章亮公集爾唯藥房限韻。此爲乙酉冬。又有謝袁亮公水部雨中寄懷。首句。簷桐受雨綠初深。此當是初夏光景。其下題卽爲午日李舒章中翰。招同朱遂初孫

惠可兩給諫集小軒演吳越傳奇得端字。按丙戌春夏袁已由水部郎任清源司。惟所云寄懷蓋由清源見寄。

定山堂有袁冕公水部將之清源同秋岳雪航集小齋賦別啣孟辭朔雪肯惜客衣單梅鬢宜乘興詩名恰稱官鄉懷生渭雨春草逐雕鞍撚指桃花舫聯吟比彈丸自注余擬春初乞歸橫笛吹行色燕姬玉轡馱風萍憐帶緩烟柳愛裙拖南國人初少西樓夢漸多座中公瑾散絲竹悞如何味此詩是乙酉歲杪約丙戌春南還當過清源相聚之意山東通志清源驛在東昌府臨清州東水門外蓋于令於其時爲臨清關監督也賦別詩意正在冬春之交惟必爲乙酉冬丙戌夏秋鼎擎過清源別有與于令相聚詩

乙酉冬京邸演西樓記龔詩題言同秋岳賦今檢秋岳侍郎靜惕堂集正有此作題言令昭水部招同百史豈凡兩少宰芝麓奉常孝緒太史雪航侍御爾唯舒章兩中翰演自度西樓曲卽席賦二首據註則席間客數咸備大抵皆南中故人而

溧陽吳江兩相。其時皆爲少宰。芝麓爲奉常。據貳臣傳。順治二年九月。遷太常寺少卿。是可證其的爲乙酉。又曹詩下一題爲芝麓閨人初度。則此詩在是年。顧橫波生日以前。橫波生於十一月三日。別見橫波夫人篇。

曹詩云。油碧簾深步障圍。客中嘉會緩思歸。填詞白紵喧檀板。貰酒紅樓出舞衣。吳國迢遙雲未散。才人彷彿鳳初飛。若非江左知音在。安使當筵誤曲稀。勝日聯牀佞酒籌。依然絲管坐西州。宮園法部人人豔。紈扇新聲夜夜愁。走馬呼鷹餘樂事。焚香慕爾總風流。長安此後傳佳話。輕薄名居最上頭。此詩用韻與龔詩同。自是同席所作。

曹侍郎又有西樓曲贈令昭云。麴塵乙夜吳茵惹。袁公驕許鬚眉者。鳳指排笙恨兩開。粵珠論斛當筵瀉。鑲成元枕飛瓊羽。叢粉堂深吹麝縷。鱗帶斑斑七尺人。化作紅窗幽月語。小蘭罵客輸城舌。飄情甲帳楊絲熱。十二湘波舞絳釵。吐香媚雪步臨階。鈿車遙遙春瓣打。沈腰新細宮中把。花星九野妖姬壓。難消入骨歌難指。

齊梁書客天無才。濃絃刮玉吹青苔。

定山堂有袁冕公水部自清源貽詩見懷依韻寄答二首。空齋冰雪裏。日日憶袁安。尺素愁中得。清歌興未殘。舊歡露酒幔。新夢託漁竿。衆女方謠詠。蛾眉好自完。水部稱才子。詞場起建安。同時人自失。當戶草先殘。物總催蓬鬢。狂應舞蔗竿。春吟吾漸減。粗報藥欄完。此詩首言空齋冰雪。日憶袁安。乃乙酉冬送袁作別後事。末言春吟。乃丙戌春語。丙戌夏秋龔出都。詩集別作起訖。此爲未出都時。袁正權關清源。何以知其清源爲權關。龔集中又有一題云。贈清源霍龍淮水部。此地舊爲袁籜庵。權差公署。余五年前南還。曾集於此。云云。五年前者。丙戌也。其後二題。爲盧紫房先生留飲畫扇齋。賦謝四首。第一首中有句云。看顏健較五秋多。自注。丙戌秋杪。晤先生於杜亭。按此皆辛卯年詩。辛卯龔起復還朝。再經臨清運河北上。故其言如此。

龔詩又有五排寄懷袁籜庵水部。用杜少陵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有小引

云丙戌秋扶服南還。抵清源。則已爲中秋前二日。籓庵存我甚至。痛楚中得見故人。屬且聞戒。小爲停泊數宵。瀕行復拏舟送我。幾及百里。此義古人哉。不孝孤。於世棄核耳。自傷七尺。當骨人口。或不免以餘波濺知己。而籓庵長者。顧且安之。卽一日不死。豈敢忘旅食彭衙時耶。濟寧守渡。用杜韻粗述鄙懷。神理久荒。原唱復爾。軋茁。勉而就此。知不滿大雅一軒渠也。按丙戌六月。龔丁父艱。其秋南下。八月中旬抵臨清。途中始聞孫垵齡之嚴參。故云聞戒。彭衙行見杜集。于令當丙戌歲正在權關任。

靜惕堂詩。舟過清源。袁令昭水部留飲數日。二首。日斜行酒對高臺。脫贈吳鉤勸莫哀。地接燕齊渾介冑。身當強壯轉蒿萊。河橋隔幔檣鳥出。雪隴沾花獵騎迴。欲使片帆歸計穩。危疆仗爾發硎才。清源城市鬱嵯峨。十日淹留奈別何。恆衙北流蘭契少。千旄中斷鶴飛多。玉盤春譙搖鄉夢。錦帳郊迎變徵歌。却怪同人來往數。那無一字記經過。自注。去歲舒章芝麓過此。俱不留詩也。按此詩必作於丁亥。李

舒章扶柩南還。亦在丙戌。李龔過此。皆奉諱時。宜其無詩。然龔至濟寧。卽寄詩。已見前。據此。則丁亥。于令尙在清源。又按曹詩。亦有袁令昭。水部以酒醬見貽。賦二十韻。末云。知君南去後。饑渴遍吾儕。自注。時令昭以分司清源。將出都也。此爲乙酉歲杪。與龔賦別詩同時之作。

于令于丁亥以後。得外簡。荆州守。曹侍郎集有彰德道中遇袁令昭詩。是爲于令將赴荆任時作。其詞云。步出邯鄲城。道廣容軒車。忽逢同鄉人。下馬牽我裾。問我何所行。顏色何焦枯。淒雲西北起。猛虎臨路衢。暫辭堂上親。時艱不遑居。且欲守情志。敢復圖歡娛。欽子善自保。列綬多敷腴。五十郡太守。良勝殿中趨。雙騶夾朱轂。直往荆南驅。愧乏一斗酒。何以明鄙軀。相去各數里。車頓馬踟躕。客子還送人。觀中爲歎歎。此詩明言于令向荆南赴任。而其自述。則曰。顏色焦枯。曰。守情志。而不圖歡娛。皆失職頽喪之語。貳臣傳。曹溶傳。順治三年三月。遷太僕寺少卿。先是恩詔錄七品以上京官子弟各一人。由附生充監生。由廩生增生充貢生。溶任學

政時所舉充貢監。有曾于明季襲世職及中武舉者。至是事覺。坐失察降二級調用。尋復以選拔貢生逾額革職回籍。此傳文之一節。自三年三月起。當已敘至四年間。丁亥與于令敘于清源。已見曹前詩。今復以出守與曹相遇於彰德。必已在清源去任之後。詩中淒雲西北起四句。當指闖賊破都城。身陷於賊之事。而此詩前二題爲以事北征留別同社諸子五首。則至彰德遇袁。乃回籍後再北上矣。當在順治五年以次。

尤侗艮齋雜說。稱庵守荊州。一日謁某道。卒然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謂圍棋聲。圍牌聲。唱曲聲也。袁徐應曰。下官聞公亦有三聲。道詰之曰。算盤聲。天平聲。板子聲。袁竟以此罷官。此則與顧丹五筆記略同。爲于令任荊州時事。

吳詩集覽引程迓亭曰。順治十年三月。湖廣撫臣題參袁于令等官十五員。侵盜錢糧。時布政使林德馨已內陞左副都。而工科給事張王治遂并劾之。是爲于令由荊守罷官時事。

于令既罷官。終身以西樓傳奇自豪。朋輩投贈。亦皆以此相推者。復爲綴輯如下。
吳偉業。梅村詩集。贈荊州守袁大韞玉。有序云。袁爲吳郡佳公子。風流才調。詞曲
擅名。遭亂北都。佐藩西楚。尋以失職空囊。僑寓白下。扁舟歸里。惆悵無家。爲作此
詩贈之。據此序有遭亂北都語。益知甲申之役。袁方在燕。乙酉清兵下江南。用袁
以誘蘇人。正是爲北方作虎倂。敘功得官。固非敘其在籍投誠也。

吳詩云。曉日珠簾半上鉤。少年走馬過紅樓。五陵烽火窮途恨。三峽雲山遠地愁。
盧女門前烏白樹。昭君村畔木蘭舟。相逢莫唱思歸引。故國傷心恐淚流。霓裳三
疊遍天涯。浪跡巴邱度歲華。賴有狂名堪作客。誰知拙宦已無家。西州士女章臺
柳。南國江山玉樹花。正遇秋風蕭索甚。淒涼賀老撥琵琶。詞客開元擅盛名。蕭條
鶴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祠邊月正明。擊筑悲歌燕市恨。彈絲法曲楚
江情。原注。袁西樓樂府中。有楚江情一齣。善才已死秋娘老。淫盡青衫調不成。湘
山木落洞庭波。杜宇聲聲喚奈何。千騎油幢持虎節。扁舟鐵笛換漁蓑。使君灘急

風濤阻。神女臺荒雲雨多。楚相歸來惟四壁。故人俊孟早高歌。此詩舉西樓記中楚江情一折。楚江情者。朝來翠袖涼一折。穆素微爲于叔夜所奏。音節極佳。記中最勝處也。

周在浚尺牘新鈔。鄧漢儀與袁籜庵。承示諸箋。得吳梅村太史奉贈四詩。風流婉約。真如張緒當年。又如商女隔江唱六朝新曲。可妬亦可憐也。至讀曹秋嶽先生老淚霑歌板。歸裝儉稅田之句。又爲黯然。世有一代才人如袁令。而竟乏司業酒錢之贈乎。可爲世道嘆。並可爲遊人戒矣。按孝威此書。以吳曹兩家贈詩爲于令重。今再錄曹詩如下。

靜惕堂詩。喜值袁籜庵。贈詩三首。聯舫邗溝路。雲濤興渺然。柳無終歲別。月似故鄉圓。老淚霑歌板。歸裝儉稅田。桓家寒具美。一飽足高眠。自注。籜庵以環餅餉予。救貧無善策。長歎各征衣。江上風波闊。口前喘息微。健帆因我住。古調向人非。近注蒙莊了。逍遙是德機。曾見熊幡出。章華弔故宮。罷傾沙市酒。閒掛廣陵篷。六代

鳴弓外。三山挂笏中。盛傳金縷曲。吹盡柳條風。自注。簾庵罷荊州守歸。僑居白下。子令有音室稿。今未之見。見尺牘新鈔。所引與安公書云。公詢老夫近况耶。昨題齋中一聯曰。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老夫近况。如是而已。此等語氣。必在罷官以後。梅村詩所謂杜宇聲聲喚奈何。正指此。

集覽引吳之紀。春日袁荊州令昭過訪百花洲。口占二絕。契闊經今兩白頭。建牙吹角古荊州。東山嘯咏西樓夢。故國重逢話昔遊。一曲纔成傳樂府。十千隨到付纏頭。當時記得輕分手。王粲高樓鸚鵡洲。此亦以西樓記推袁者之紀。字天章。宋犖筠廊偶筆。袁簾庵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賓。演繡王夜宴。輿人曰。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簾庵狂喜。幾墮輿。

吳詩談數。引鄒祗謨評士倚聲集。袁簾庵以樂府擅名。填詞獨爾寂然。紅樓唱和小令。乃猶不減風流。梅村先生云。淒涼法曲楚江情。阮亭云。紅顏顧曲袁荊州。正

不必賀老琵琶爲寫照也。按音字稿既未見。據鄒說袁獨傳樂府。詞尙罕見。詩更可知。所云紅橋唱和小令。見清王昶所輯國朝詞綜。袁于令浣溪紗。郭外紅橋半酒家。柳陰陰下有停車。笙歌隱隱小窗紗。曲水已無黃篋舫。夕陽何處玉鉤斜。綠荷開徧舊時花。

靜惕堂有贈徐君見詩四首。第一首云。袁家樂府盛流傳。許汝新詞配蜀絃。夜半虎邱遊舫絕。一聲腸斷月明前。自注。袁籜庵贈君見詩。甚稱其能。此詩亦以樂府推袁而因及徐。且稱袁有贈徐詩。今未之見。

定山堂於袁罷荊州後。丙中有詩。贈臨清馬生。十一年前秋月圓。今來叢菊抱霜眠。浮雲車馬人何限。驢背西風送客船。野水清尊載荻牀。每攜翰墨當歸裝。袁宏烟艇空江遠。入座還憐馬季長。自注。生善畫。曾識於袁籜庵坐上。今籜老罷荊州守歸矣。

宋肇西陂類稿漫堂草。何次德見過漫堂感賦。廚俊英遊幸拍肩。侯贏鞭弭共周

旋緇衣需次仍遺老。白首重逢話往年。柳暗隋堤花是雪。月明筵步酒如泉。雲烟
過眼嗟三絕。疏雨青燈一惘然。自注。蠶次德遊梁。主侯朝宗家。余同雪園諸子賦
詩送之。後遇於金陵。與周櫟園袁籜庵諸公。講集秦淮丁繼之水閣。今屈指三十
餘年矣。按前二題有康熙二十二年字樣。此當略在其後。漫堂在通水道署中。舉
分守時所題。其云屈指三十餘年。乃溯次德遊梁之歲。雪園諸子雅集。在順治十
年以前。故云然。其與籜庵等聚於秦淮。則康熙八年事。次德爲明故相何如寵之
子。

漫堂年譜。康熙八年己酉五月。觀競渡罷。返金陵。寓邀笛步丁叟繼之水閣。與周
侍郎袁籜庵于令諸公。盤桓月餘。遂還楚。刻將母樓詩集。修黃州洗墨池。有記。按
觀競渡蓋在吳門。其時籜庵老矣。

籜庵之年。在康熙八年。當已踰七十。其歿在康熙十三年甲寅。籜庵作郡時。曹侍
郎詩中有五十郡太守一語。時當爲順治五年左右。所云五十。亦未必正爲五十。